

小米如何支撑“市梦率”？

□ 虎嗅

小米科技 8 月 16 日下午在北京 798 艺术中心举行“2012 小米新品发布会”，推出两款智能手机新品，分别为 1499 元的小米 M1S 和 1999 元的小米二代手机 M2。

一年前，小米手机以 1999 元的价格问世时，虽然市场惊呼，但很多人并未想到它能在一年里卖到 300 多万部，一家只成立两年的手机公司，刚做手机一年，就能将份额做到国内智能机近 1%的份额，在 Android 机市场里份额为 4.1%，排名第四。（据百度 2012 年第二季度移动互联网报告）

Mi-One

Mi-One 的玩法是支撑不起小米的“市梦率”的。当然，它对小米已然居功至伟。它铺好了销售渠道，打造出了一个不错的品牌、积累了 300 多万的用户。那么，Mi-Two 时代，小米的玩法如何升级呢？

过去一年，小米更多“把精力投在做硬件上，对 MIUI 的开发和营销势头都逐渐转淡，但对小米来说，抓住 MIUI、抓住小米的网上社区恰恰是再次领先后来的关键。”

已经获得了生态圈顶端入口（或者说“入口门票”）的小米，如何向生态链下游或周边拓展，是小米在 Mi-Two 时代需要完成的课题。

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说“铁人三项”（小米手机、MIUI、米聊），但笔者认为，说是“四驾马车”则更加贴切，即除了手机、IM、多硬件的布局，外加一个“米粉”，成了小米是否能够支撑“市梦率”的关键。最后一点，看似虚，却有可能成为其他公司模仿不了的竞争力。

Mi-Two

“Mi-Two 搭载就是高通骁龙 S4 Plus，而且将来会是 WP8 和 Andriod 双系统！”雷军两个月前肯定地这么说。而且有了大量融资的小米，最先出品的几十万台 Mi-Two 完全可以以低价甚至亏本销售，像去年那样，



戳中市场的 X 点。据此猜测，售价应该低于 2000 元。

这与 Mi-One 的手法如出一辙：小米依旧可以通过后期的规模效应与零部件价格逐步走低来获利。

但 Mi-Two 真的能走得如 Mi-One 般一帆风顺么？

如果说小米一代体现出的种种性能不稳定，还能被用户或舆论以“新公司”来体谅，小米二代面对的壓力、所处的参照系是很不一样的。运营商希望它带动销量，米粉们希望一款近乎“完美”手机的出现，投资者希望他们的银子没有白扔。

而这些都是雷军很难保证的。由于开发的天然滞后性，MIUI 系统部分版本的宕机必然无法避免，而高通骁龙 S4 Plus 四核 CPU 的稳定性更是无人论证，在未来搭载了双系统后，恐怕即便是 WP 自身问题，小米也必须成为最终的后果承担者——这时对小米的批评声音将会扑面而来。

小米 TV

MIUI 是小米的“铁人第二项”，

而它不仅限于用于手机。有传言：“小米本次所融资的 2.16 亿美元，其中将有一半用来与‘多看科技’联合研发小米 TV。”

小米 TV 的原型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它在兼顾了传统 TV 的同时，搭载了 MIUI，可自行安装和卸载各类应用软件、游戏、浏览互联网，甚至你的遥控器可以是——Mi-Two 手机？

不知道雷军在给风投们的商业计划书里有没有写到对 Mi-TV 的设想？看上去，作为 IT 界的下一个主要增长点的电视，小米的涉足是合情合理的。但电视跟手机，毕竟还是两个领域，这对手机都没有摸的小米来

说，又是个陌生挑战。

一位广电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在提起小米 TV 时曾说道：“用户群对不同终端的底线是不同的——手机死机，用户大多可以接受，但电视但凡出现黑屏，恐怕用户就要骂娘了。此外电视行业资源相对比较集中，在确立商业模式过程中，行业资源起的作用比较重要，加之目前智能电视依然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小米想要把它做好恐怕非常有难度。”

Mi-message？

如何与 QQ 斗，这是所有企业都

不想面对的问题，但却又是小米已经面对的问题。自从米聊被推枯拉朽般瓦解后，雷军也曾看似服软地说道：“米聊能活着就已经是奇迹。”

与其他跟 QQ 竞争的公司相比，小米最有利的是在于它好歹有“入口”，MIUI 和小米终端双线包抄——每售出一台小米手机或刷出一个 MIUI 系统就自然多出了一个米聊用户，这使得米聊无论如何都可以立于不死之地，加之“米粉”的死忠文化也使米聊重生更多了一线希望。

“米粉”

小米创建两年多，最成功之处在于做了个 MIUI、造了一两款手机吗？不是。在于它打造了一个有互联网感觉的、与用户高速频密互动的、令用户感到亲切的品牌，它营造出的“米粉”文化，是小米迄今是傲视国内其他手机品牌的地方（可能除了魅族）。

小米呼叫中心的 400 余员工、20 多个人的微博营销团队、MIUI 设计时用户的深度参与、小米 BBS 上近 200 个“同城会”的线下活动、还有雷军在微博上的站台，通过快速反应、深度参与，小米用户觉得自己有了和小米公司直接沟通的渠道，这使得米粉与品牌建立起了感情的纽带。

如果这个粉丝文化越滚越大，那么有一天，小米除了卖手机电视这些硬件，还可以输出品牌卖别的吧？比如游戏？

如此说来，16 日的发布会，Mi-Two 手机的配置、价格都只是关于小米一时的谈资。小米未来大量的功夫，势必会花在“机外”。小米高企的市梦率，绝不可能靠着一款两款手机吹上去。

企业靠“政策扶持”走不远

□ 杨国英

政策扶持仅是企业加快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借产业政策扶持之东风加快发展之时，须去除自身对产业政策的依赖症。

据媒体报道，我国光伏业龙头之一的江西赛维已经资不抵债，负债总额已高达 60.04 亿美元，接近破产边缘。

应该说，江西赛维这家号称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硅片生产商，其当下如此凄凉的景况，不仅令海外投资者大跌眼镜，更出乎地方政府的最初意料之外。回顾江西赛维短短 7 年的历史，其从诞生到海外上市、到疯狂扩张、再到濒临倒闭，一路走来均与政策（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密不可分，亦因此，江西赛维曾被列为近年来政企合作的样板之一。

实际上，不仅是江西赛维，纵观我国整个光伏产业，其之所以能够在 10 余年间，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巨大跨越，背后亦是因为我国具体的产业政策，以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所直接推动——曾几何时，光伏企业不仅在创办初期，享受到立项、用地、水电等诸多优惠政策，而且在运营过程中，亦享受到其他行业所不具有的产业补贴、税收优惠，以及信贷支持等优势。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过于痴迷于政策扶持、而忽视对全球光伏市场判断，以及核心技术研发的我国光伏业，在短期急速堆砌起貌似华丽的产业大厦时，又瞬间陷入整体坍塌之边缘——据报道，我国当下仅规模最大的 10 家光伏企业，其债务总和即已高达逾千亿元，而截至去年底，我国光伏企业大幅减产已高达 30%，多家光伏企业已经停产或破产。

事实上，光伏业仅是我国对政策支持依赖过强的产业之一，除此之外，因政策“利导”而短期规模做大、却质量欠佳的产业还有很多。

比如，我国近年来大力扶持的现代农业，自 2008 年起，我国每年用于现代农业的专项补贴即已高达千亿元以上，但是，在我国大批量涌现年产值逾百亿元的农业龙头企业时，食品安全事故不仅没有消减、反而大规模增加，与此同时，我国农产品的整体供给依然不稳定，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更是依旧。

不可否认，对于作为新兴经济体的我国而言，产业政策扶持对于阶段性的产业振兴以及宏观调控，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由此，可以在短期内，通过行政权力主导集中要素资源优势，做大做强具体产业。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由此会造成市场功能的缺失，并极有可能让企业对产业政策形成依赖，从而弱化其对未来整体市场的判断，以及对自身竞争力的追求。

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在产业政策扶持投入逐年加大、但真实效果不显著之当下，对我国产业政策扶持思维进行双向反思。

之于政府而言，亟须优化产业政策扶持机制，在抑制对相关产业拔苗助长的冲动之下，需要形成具体产业扶持的长效思维，与此同时，更需强化政策扶持过程中具体分配的合理性以及公平性，坚决杜绝在产业政策扶持资金分配过程中“利益输送”等的违规不法行为。

对于企业来说，必须认识到，政策扶持仅是企业加快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借产业政策扶持之东风加快发展之时，须去除自身对产业政策的依赖症，并切实洞察全球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更需加快企业自身对核技术的研发，以及对内控管理能力的系统提高。

对温州炒房团“崩盘”须未雨绸缪

□ 余丰慧

多位温州炒房者、房产人士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叱咤全国市场十多年的“温州炒房团”，在本轮房地产调控中有可能全军覆没（8 月 13 日《第一财经日报》）。

“温州炒房团”是全国炒房的典型代表，也是全国房地产投机的风向标。“温州炒房团”全军覆没意味着全国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购买力绝大部分被挤出市场，也意味以挤出投资投机为重点目标之一的楼市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州炒房团”全军覆没是个好现象，对将整个经济从虚火过旺中解救出来大有裨益。

但是，“温州炒房团”全军覆没后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我们不能不警惕。从“温州炒房团”的资金构成看，其资金七成来自于借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间借贷，二是银行贷款。而民间借贷大多又都是高息借款炒房。去年 7 月，一份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支行监测报告显示：温州约 20%的民间借贷资金最终流向房地产市场。据保守估计，温州直接或间接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信贷资金至少占贷款总量的 1/3，而且 50%以上的贷款以房地产作为抵押保全品。在目前房地产调控力度不减特别是限购政策不松懈和中小企业经营严重困难两面夹击之下，大部分炒房者已经资不抵债，抵押房产价值下降到不能抵偿债务，资金链条已经开始断裂，风险已经开

始暴露。

今年以来，温州除了民间借贷接连传来崩盘以外，温州银行不良贷款率也大幅上升。到今年 2 月末，温州不良贷款率快速升到 1.74%，3 月末为 1.99%，4 月末为 2.27%，5 月末为 2.43%，6 月末为 2.69%，而去年 6 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仅为 0.37%，今年上半年不良率是去年同期的 7 倍多。有迹象表明未来急剧攀升的可能性很大。

虽然温州资本有其一定特殊性，但“温州炒房团”的困境也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别处的状况。全国不断发生的民间借贷崩盘风险，大多都是房地产不景气引爆的，最为典型的是鄂尔多斯市。接下来将可能威胁到银行房贷资金安全。截至 6 月末，全国主要金融机构（含外资）房地产贷款余额 11.32 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 19.5%，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6.9 万亿元。笔者最为担心的是，4.42 万亿元的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和 6.9 万亿元个贷中的一部分投机投资贷款风险。

从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来看，从企业经营不景气面急剧扩大观察，从房地产行业颓势加重分析，最终都将波及金融行业，对民间借贷和银行信贷安全构成威胁。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一定要对未来金融风险高度重视，要有充分充足的估计和考量，要有未雨绸缪的应对方案，力争把风险压缩到最低限度。（广州日报）

